

## 一瞬

M42 火鳥星雲位在人類永遠無法抵達的地方，它的雙翼帶著迷人的漸層桃色，溫暖而不濃艷，心臟處不明顯的蒼青色，彷彿為無盡的黑暗注入一點活力。雜誌裡這幅深邃寧靜的召喚，經常令我看著看著就忘了身在何處。

當幾位天文同好朋友邀集要上山觀星時，明知寒流來襲我仍毫不猶豫立刻答應，一心想著火鳥星雲。我在背包裡備齊了操控望遠鏡會用到的電腦與充電線，不忘將要接在望遠鏡鏡筒上的 Canon 相機與適用的 T-Ring 接環放入相機包。媽說平時上學我都沒把書包課本準備得這麼齊全，一邊把羽絨衣和睡袋從衣櫃裡找出來遞給我。

我們搭公車上山，前往選定的觀星地點。途經一條景色迷人的山路，近處兩三隻鳥因車子經過而驚起。兩側山櫻花樹梢開了幾朵殷紅色的花卉，零星點綴在灰白色河堤上。遠方樹林間則有條清澈溪流，在谷地間蜿蜒著向下流去。不多時便抵達營地，幾個人搭建帳篷，其他人負責張羅放得下幾張椅子的大型外帳，那是夜間觀星的重要據地。

大約下午三點，對準方位架設好望遠鏡，學長 F 提醒我要確認腳架的穩固與水平，尤其鏡筒和赤道儀上的重錘須保持平衡，且赤道儀要對準北極星所在的極軸，還交代各種接線要整齊置放以防絆倒。大家都稱學長 F 為天文通，我的許多觀星知識也都是跟他學來的。他一面檢查我架設得是否精準，一面說明這套牛頓望遠鏡的型號與原理：Vixen 的 R200SS 反射式望遠鏡，入射光線打到主鏡上會反射到傾斜的副鏡，再反射到目鏡所在的成像平面。這些繁複知識有些人聽了會昏頭轉向，我倒是吸收得很快，應該算得上他的「得意門生」吧。

只是反射再反射，也太曲折，我納悶著為什麼設計望遠鏡的人不乾脆一點，一眼就可看到遠方。「好看的影像需要歷經多層曲折才能得到。」學長 F 微微調整一下鏡筒，「你不知道更不乾脆的是，影像產出前，還需經過各種複雜的軟體處理。如果什麼東西都太容易到手，就太沒挑戰了。」

一旁學姐 W 和同學 H 雖各自翻著天文雜誌和滑著手機上的天氣預報，但感覺得出來他們也一邊聽著學長和我的對話，末了，學姊抬起頭笑說：「你們好像在聊人生喔。」遮雨棚外和煦的太陽漸漸落下，芋色高層雲漸次飄來，略略罩住山巔一帶像層薄紗，遠方零星橙黃色的街燈在朦朧霧色中暈開，更增添山景的迷離。

天色已轉為奧藍，忠心跟隨西下太陽的層雲也來到我們所在的山腰，整條

山路和帳棚附近都布滿霧露。不只腳邊的雜草沾上露水，連十幾公尺外的磚紅色浴廁建物都如套上濾鏡，像極了位在沙塵中的豆沙色客棧。

同學 H 忽然哀嘆一聲，說各家天氣預報都顯示今天整晚多雲時陰。眼看周身水氣確實逐漸增多，恐怕這次夜觀要喊停了。好不容易，說服爸媽讓我們寒夜裡上山觀星幾天，沉甸甸背上山的器材都架設、調整好了，卻是只欠東風。幾個人閃現落寞神情。夜裡的赤道儀和鏡筒，蒙上一層水霧，晚風有點寒愴。我擦拭了一下鏡頭，深怕鏡筒受潮。想到下午花那麼久在處理這些儀器和線路，明天又要原封不動整組搬回去，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徒勞無功的事。

正在準備宵夜的學長 F 靠了過來，遞給我一杯剛泡好的熱可可。氤氳熱氣蒸著臉，消解了一點寒氣。「學長，你怎麼那麼淡定，不覺得這片厚雲很他媽煩人嗎？」學長喝了一口熱可可，說觀察天文的人都要有靠天吃飯的準備。

「我上山以來見過的植物種類都比星座數量多，超可悲。」

他說上山一趟反而是體力、儀器架設能力的訓練，然後指著對面帳篷的另一位學長，說他每次上山都會帶著一本台灣一葉蘭圖鑑，想要趁空檔尋找各種一葉蘭，「一副上山採藥的樣子，不說都不知道他是來觀星的，笑死。」學長拍拍我的肩膀，又說：「不會白來啦，每次上山都能提升實力。像是對儀器更熟悉，架儀時間縮短後，就更有餘裕看星星。還有啊，體力也會變強，之後就能熬得更晚，清醒地等待半夜開天，還能快速對當下天氣做應變。」我有點明白為什麼大家都叫他「天文通」，他懂得不只是天文，而是通達背後的精神。

所以即使上山前知道天氣預報說有四成機率會出現層雲，但既然成行了，就好好等待，即便機會渺茫，雲氣漫溢，也還是讓萬事俱備，架設好儀器，只為不錯失瞬間出現的美麗星象。「看星星不是投資報酬高的事，但只要那麼一瞬捕捉到畫面，都會讓人振奮很久。」學長起身收杯子。

振奮的感覺讓我想起最近勤練的拳擊。關於長久等待與瞬間出手，我覺得觀星和拳擊的道理其實挺相像。在拳擊場上，想得知對手是靈活挪動腳步或定點站穩而敏捷閃躲的類型，就需要觀看錄影或於現場觀察並做紀錄。進一步，要在場上探知對手反應速度與拳路，能利用刺拳進行上下交錯且快速的進攻。撥開對手迎面而來的拳時，若擺幅過大，容易來不及接對方另一手的下一拳，所以必須抓準那一瞬間防守。同樣地，擔任攻擊方時也可利用對手的破綻。

成敗只在一瞬，但這一瞬絕非一時一刻能造就，漫長的沉潛、鋪墊往往是致勝關鍵。傾注一切就為了等到並抓住那一瞬。即使有出乎意料的狀況，也能有堅強的體力和意志去背水一戰。

為了一瞬，不辜負自己上場的意志，等待是必要的。

凌晨十二點，雲層漸開。我趕緊打開鏡筒對焦，發現對準星穹的望遠鏡鏡面又被薄薄的霧氣覆上了。和我一同守在望遠鏡旁等待的學姐 W 說：「不太妙，鏡筒內部可能滲水了。」我檢查了一下，發現防止望遠鏡結霧的加熱條不夠用了，狀況無疑是雪上加霜，不得已只能先把鏡蓋關上。

6度C的濕冷寒氣彷彿麻醉劑不斷竄入我的指尖，潛入皮下組織，逐漸僵化了四肢。麻木感從身體末梢進逼軀幹，我那好不容易燃燒起來的意志，隨著夜深，越發削弱與麻痺。

如果長久等待，能換來一瞬，起碼會令人覺得值得。但如果這個「一瞬」非常渺茫，甚至帶著薛西佛斯搬石頭似的徒勞，漫漫長路看不到盡頭，就像雜誌上說的火鳥星雲位在宇宙永遠無法抵達的地方。永遠無法抵達，那還要等待嗎？

我們在棚內拉了幾張塑膠板凳並排，鋪好睡袋後輪流躺於其上小睡，等著一絲渺茫的機會開天。夜半我冷得哆嗦，翻個身依稀看到學長 F 蹲踞在望遠鏡旁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正在值夜的 H 用高八度的聲音趕緊叫我們起床，我連外套都來不急披就頂著混沌腦袋起身出棚，看到天已經開了四分之三，只剩下東邊仍有一點雲翳。

學長 F 趕緊將鏡筒蓋拿掉、將赤道儀的電源打開，導向 M42 火鳥星雲所在的天空區域，連續拍了多張照片，按快門的樣子像打出好幾個俐落的直拳。不過，只有前兩張可看出完整星雲，其餘皆被飄來的薄雲遮蔽而減光、變色。前兩張瞬間捕捉到的影像裡，藕紫色的翼臂連接桃紅色羽毛，加上前端同為桃色、逗號形狀的頭部，還有一旁幾顆藍色橙色恆星，星象十分瑰麗。即使沒拍出最理想的畫面，顏色有些黯淡，尤其是中心的蒼藍色，飽和度不如預期。但星雲旁的星芒仍是經典而完整的十字形，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拍到如此完整的星雲。

學長不斷往目鏡裡面看，一邊轉動著調節輪，學姐 W 和我在一旁配合著拿取不同目鏡協助更換，深怕雲層和水氣又起變化。棚內的人都紛紛出來了，望遠鏡裡的火鳥星雲已調整得和雜誌上大同小異，只差在成像囿於目鏡倍率，所以還不夠大。但或藍白或橘紅的星點鑲滿夜空中，依然美得令人屏息。一群人抬頭安靜地觀看這得來不易的星穹。學長一邊解說：「火鳥星雲就是獵戶座大星雲，你們看，在三顆腰帶下方。星雲的主要成分是氫原子，用紫外光濾鏡拍起來就是紅色的。」學姐補充：「如果天氣晴，這幅星象還會更清晰好看，那時用肉眼就能看到火鳥亮亮的一團霧。」我們振奮地相約等天氣好一點還要再來，行動派的 H 果真拿起手機點開行事曆認真地在規劃下一次行程。

約莫十幾分鐘後，天空就又佈滿雲層。繽紛色系的星雲轉瞬即逝，剛才的驚呼與讚嘆恍若一場夢。

抵抗不住睡意的我們還是在望遠鏡旁睡下了。低於 6 度 C 的野風颯颯襲來，帳棚隨風鼓動著，但我絲毫不感覺冷，天際間依稀有一股暖光罩著此處，如同心臟安穩地帶來恆溫的跳動。